

神迹在人间——记2018年神韵演出

文 / 今昭

时常听到有朋友问“神韵到底在哪里？怎么个神法？”笔者恰好于近日有幸观看了新鲜出炉的2018年神韵演出，试就几个方面讨论一下神韵演出的神奇之处，挂一漏万，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神韵之神，在服装的配色明丽生动、大胆而不俗气。不仅如此，仿佛构成颜色的每个粒子都比寻常质地更加细腻精湛。先不说汉服宫廷舞里淡紫加水绿的清新，单是大清格格的旗装：翠绿同黄栌色并用，佩戴梅红手绢。这样反差鲜明的对比色一般绝不敢轻用，但放在神韵的舞台上却出奇的别致，沉稳中仍带生气，倒叫人想起“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古诗来。

还有“笑说书院”里清一色的月白儒服，我几乎是脱口而出“青青子衿”这四字。原本只活在古书故典中的人物，被这般鲜活的立体、还原出来。在你面前嬉闹的，彷彿就是草长莺飞的二月，散学归来“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孩童，又像是当年暮春沂水边，在孔子面前坦言平生志向是“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皙。

神韵之神，在背景的动态天幕。开场的第一个节目，主佛光耀无际、开创寰宇。天幕绽开无限灿烂穹宇的星空，流光溢彩、殊胜无边。更妙的是天幕的色彩亦与演员服饰的颜色相得益彰：女子的水袖舞，粉袖绿裙，与背景的绿柳荷花遥相呼应，好一幅“花燃柳卧”的姿态。右上角更旁逸斜出一枝灿若锦绣的粉红花朵，不知是桃还是杏。我本自琢磨：荷花与这桃杏一春一夏，怎的竟并存于一幅画面中？想来天上人间，不分人间寒暑。更有民间舞的欢快，湛蓝天空上一轮明月高悬映照九州。仕女们蓝衣橘裳、手持团扇，映衬着天上的满



月，是中国文化深处对团圆、圆满的憧憬希求。

神韵之神，还在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的乐队。整场演出中琵琶的运用可谓是先声夺人。无论是展现闺阁女子的温柔典雅，还是渲染沙场鏖战的惨烈激荡，都离不开这古老华夏的金石玉音。二胡与钢琴的合奏更是荡气回肠、催人泪下：仅凭着两根弦，便展现出对故国古风无数深远的怀想和忧思。

神韵之神，在乎她融合了众多艺术门类的手法及表达方式。作为神韵“当行本色”的中国古典舞自是绝无话说：男女演员们各种旋转、跳跃、翻腾可谓登峰造极；空翻、大跳、探海翻身、倒踢紫金冠……不时博得满堂喝彩。以剧情为中心的舞剧则经常糅合武打、戏剧的成分。譬如今年的节目“寒窑”，就直接来自薛仁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

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不似当年彩楼前。”而神韵取其精华，更加突出“忠贞”二字的内涵。京剧原作“武家坡”一折，更着重表现薛仁贵要试探妻子清白的忐忑和之后王宝钏略显强势的“请封”，而在“寒窑”的结尾里，薛仁贵将贴身的披肩脱下，为等待自己十八年的妻子亲手披上。仅这一个动作便将夫妻间的恩义深重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几个节目中，观众又能看出西方话剧的表现手法。带团参观寺庙的导游旗帜一挥，游客们像被施了咒般鱼贯涌入；现代化的大城市里，片刻离不开手机的都市人连走路都要埋头俯首，整齐划一的姿态步伐活似监狱里被强制劳动的犯人。夸张的动作，更加深了反讽的意味。

神韵之神，在她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神韵所努力要复苏的，是一个于世界而言神秘美好，

却又失落已久的东方古国。创世主带领一众天神下凡，铺垫了五千年灿烂的中国神传文化。天宫仙子和大唐仕女们的舞蹈从上至下一脉贯穿，只是天界更加纯净轻盈，而人间则多了人的情味与韵律。大唐太宗的军阵里，李字旗迎风招展；更有灯光全灭后的鼓声，彷彿暗夜里即将喷薄而出的灿烂朝阳……

不只如此，神韵的许多节目都令人联想到中国文化里的具体意象。“异域学艺”中的现代人，掉入悬崖下的山洞，动态天幕随之打出他走入山洞后的移步换景、光线变化：“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一幕岂不是“桃花源”的现代穿越版？取材于《西游记》的“除妖乌鸡国”，则借真假国王之分影射了中共政权窜据神位的当今乱象。这个夜晚，观众们屏气凝神，目睹倾听了古老中国的色彩声音。正如有观众在采访里

讲到的：“共产政权没有了之后，中国会是好地方”、“中国文化如河水般源远流长，我愿逆流而上追溯其源头”，那是在1949年之前，一个没有马恩斯列毛、文革和六四的中国；那是一个秉承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真正的神州大地。

神韵之神，更在于她精神信仰层面的内涵。仰赖神佛的庇护，人却总于无知中造业沉沦。节目“觉醒”中，长年征战的将军心生恻隐。黑暗中，老和尚一盏明灯指引方向。“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佛光普照如同温泉浇灌，祛灭万世寒凉。石窟中，金身塑就的菩萨从金色莲花盘上翩然而下，启迪业债满身之人的善念。救赎之道，正在其中：遁入空门，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万念俱灰的逃避遁世，而是对生命真我的返本归真。

同样，当女高音那样哀婉而深沉的唱出“人世是迷”一句时，那一刻，仿佛所有生命都在倾听她怅惘的叹息；整个宇宙，都在感慨这失落恒久的宿命。“试问禅关，参求无数；磨砖作镜，积雪为粮”，岂不被“人世是迷”这简简单单的四字道尽？天幕的背景是万里长城苍绿，女歌唱家著深黄色礼服，如一枝老梅横绝在万里晴空之上；又似长天一雁，于千丈冰崖处，俯瞰这红尘滚滚、欲海无边。

最后表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将整场演出推向最高潮。道德败坏的乱世，洪水淹没了大地。主佛的慈悲救下了善念仍存的众生。金光照耀寰宇，法轮遍布天地。正如观众在采访中讲到的：“信仰与生命紧密相连，这是无法被打败的。将来不会，现在也没有”、“她比任何力量都强大，她终究会胜利。”

讲起神韵的神奇之处，真是费尽笔墨也难以描摹其万一。“宏大辉煌，又钜细无遗”，读者阅文至此，何不赶快买票，去亲自见证一下这神迹在人间的展现呢？◎

雍和宫躲过文革有因 毁佛像者下场惨

文 / 林辉

共产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提倡“进化论”、“无神论”，否定“有神论”。中共更是登峰造极，将“信神”和“迷信”、“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迷信”原本指着迷的相信什么，并无任何贬义，但经过中共有意的“扭曲”，并刻意将中共批判的“封建”和“有神论”捆绑在一起后，“迷信”具有了愚昧、无知、落后的含意。谁信神，谁拜佛，谁就是在搞“封建迷信”，谁就是愚昧、无知，谁就要遭到批判，这在文革、特别是“破四旧”期间尤为剧烈。无数人被戴上“迷信”的帽子而被打倒、被关押、被害死。且其遗祸延续至今，让许多中国人一提“迷信”就敬而远之。

而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彼时，全国各地红卫兵和民众受中共蛊惑，以暴风骤雨般的速度，向所有的“四旧”展开猛烈行动，这其中就包括摧毁寺院、道观、教堂等宗教场所，砸烂佛像，焚毁佛经，并将僧人拉出来批斗等，甚至逼得僧人为护教而舍身自焚。

然而，令这些“造反者”没想到的是，不管中共怎样宣传“无神论”，不管中共怎样否认神佛的存在，一直在民间流传的因果报应在他们身上却一再彰显。这让那些耳闻目睹者明白了中共撒下的是怎样的弥天大谎，而这样的弥天大谎在将人们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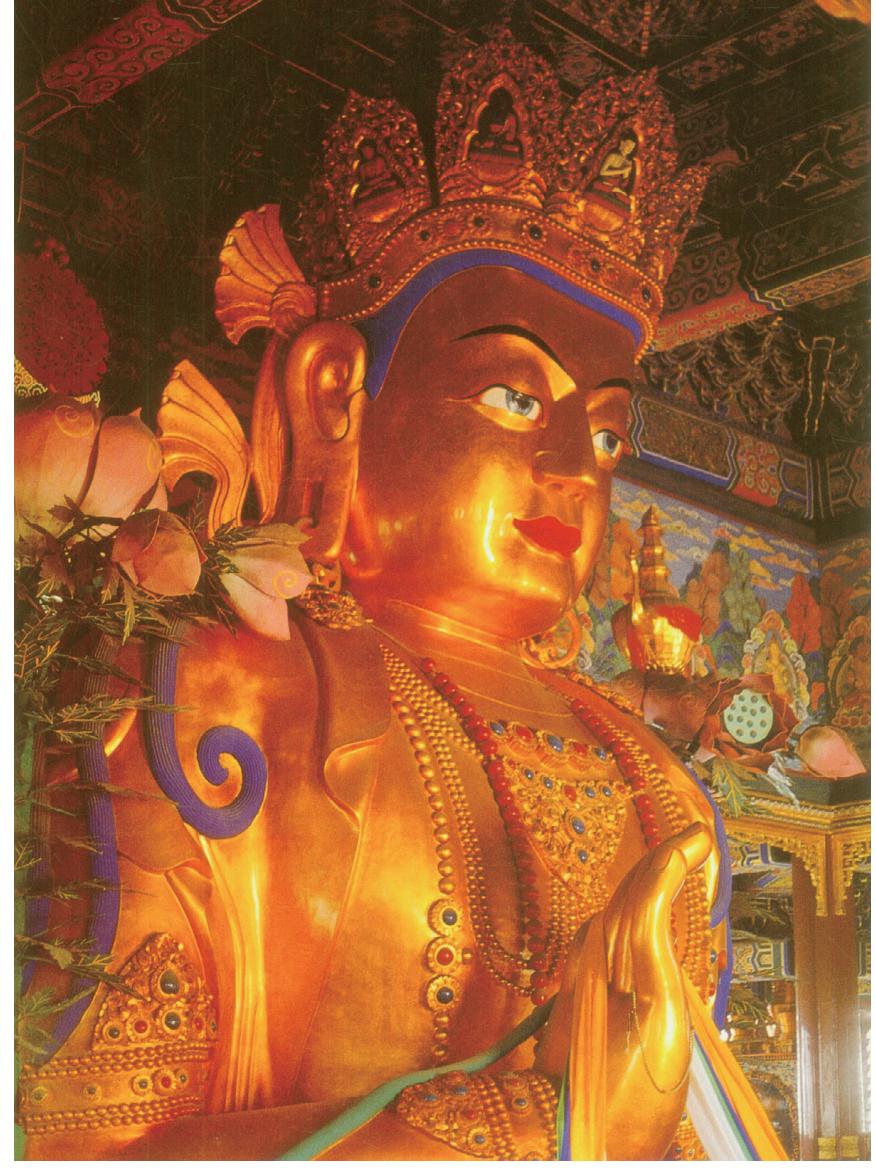
雍和宫文革躲过劫难

供奉弥勒大佛像有天机

北京著名的皇家寺庙雍和宫的前身最早是明朝太监官房，清代早期则是内务府用房，康熙三十三年改建后赐给皇四子也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作为府邸，取名为“贝勒府”。康熙四十八年因皇四子进封为亲王而再次改建为雍亲王府，如今的雍和宫主体建筑布局仍然保持着当年亲王府的规制。雍正继承皇位后，改雍亲王府为“雍和宫”作为自己的行宫。这里也是雍正之子、乾隆皇帝的出生地。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乾隆皇帝在章嘉活佛的建议下决定正式将雍和宫改辟为皇家佛教寺院。雍和宫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格最高的寺院。

雍和宫主体建筑保存完好如初，南北向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整个建筑布局依次升高。万福阁是雍和宫的最后一座大殿，也是最为高大恢弘的一座楼阁，内供一尊挺



拔高大的白檀木雕弥勒大佛像，作为北京的镇城之宝。因此万福阁又名大佛楼，高25米，飞檐三重，全部为木结构。据说，当年弥勒佛像做成后，光给佛像制作一件披袍就用去黄缎1100米。

整个弥勒佛像呈立姿巍然矗立于汉白玉雕成的须弥宝座之上，其中佛头部直顶最上层阁楼的藻井，虽然形体巨大却丝毫没有笨拙之感。大佛像头戴装饰繁复的藏式五叶佛冠，体态雍容华贵，通体贴金，全身璎珞珠宝严饰，可谓庄严殊胜，而面部神态更是庄严肃穆，双目微垂，佛唇紧闭，更显万般慈祥，慈悲中更显威严。佛的双手各持一长枝巨莲，枝上莲蕾朵朵，含苞欲放，顶上盛开的莲花上，又各擎法物。佛像双手结印，表示弥勒佛将在未来降生人间，大转法轮，普度众生，民间则俗称其手印之为“扶天盖地”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佛正前方还

供有一尊小型的如来佛像。大佛像与前面供的小佛像的对比，暗示著未来救度众生的弥勒佛是比如来更大、更高的大佛。

文革爆发后，如来佛像被“破四旧”的目标。据庙中一位老喇嘛讲述，当年造弥勒大佛像时，为使佛像站立不倒，在佛像的两侧和后面建了有两层楼那么高的平台式的走廊，走廊的宽度正好可以允许一个人通过。在走廊和佛像之间用铁索相连，扶住佛像。文革期间，有三个红卫兵来砸佛像。第一个爬上走廊，举起斧头想砍断铁索。斧头落下，没有碰到铁索，却正好砍在自己的腿上；第二个人拿起斧头又砍，却一斧砍空，闪下平台，当即昏死过去。第三个人吓得站不起来。据说这三个人后来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动大佛像一下，雍和宫就这样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

毁坏内蒙古梵宗寺者的下场

坐落于内蒙古中东部，大兴安岭西南端山麓，昭乌达草原乌丹城北八里一小山下的梵宗寺，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知名度在蒙汉民族心目中不亚于北京的雍和宫。其正殿大雄宝殿供奉的是一尊镏金丈八佛（释迦牟尼）像。

据海外明慧网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夏天，当地镇政府税务人员宋殿山为首的一伙“造反派”来到梵宗寺，将所有喇嘛赶了出去，之后将庙里的佛像搬出，砸的砸，拿走的拿走，并用车把所有的经书、画像拉到庙后山坡上焚烧，浓烟滚滚直通天顶，从早晨一直烧到下午。

在毁庙时，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当这些人正要上房揭瓦扒屋时，突然刮起一个旋风，迷住了在场所有人的视线。正在无人敢上房时，旗里有人说要留此寺的房屋给旗盐业公司当仓库，寺院的房屋才得以保存。

至于参与毁灭者，如宋殿山厄运连连。先是女儿上吊自杀，后是二儿子当兵外出执勤从车上甩出摔死，而后小孙子被羊皮垛捂死，不久妻子喝农药而亡，宋本人也被错杀，一家人就这样散了。而其他参与者也是疯的疯，死的死。

其它警醒人的案例

在山东省临清市与河北省交界处，有一条漳卫河，历史上著名的临清舍利塔就坐落在河东岸，已历经几百年。舍利塔高8层，塔身每层有8面，8个角，曾经每个角都有一个阿弥陀佛像，每层每面都有“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但现在有一面的“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大字却只剩了一点痕迹，而这是“破四旧”时一个叫王德忠的人所为。

当年，在临清县城工作、30多岁的王德忠受中共无神论教育，不信天理报应、不信神佛，经常带领一些人破坏舍利塔上的佛像、佛经，做了不少坏事。有一次，他抬头看到“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大字时，想也没想就派几个小青年去把这些字砸掉。小青年都不敢，他就自己爬上梯子，拿起锤子朝着这几个大字砸了过去。然而，刚砸了几下，他一个倒栽葱一头栽到了地上，当场毙命。此事立即传遍卫河两岸，人们都说：“神佛显灵了，

破坏佛像、砸佛的名字，敢这样对神佛不敬，现世现报了。”此后，再无人敢侵犯佛像和舍利塔。

山东高密原拒城河（今密水街办）施家屯村，文革前有一座庙宇，里面供有好几尊佛像。那时南庄北口、十里八乡的人，每逢节日都去烧香拜佛，甚是灵验。然而，在“破四旧”期间，一个叫施宗功的民兵连长不听老人劝阻，带头毁坏佛像。没过几年，他那知书达理的妻子无缘无故的疯了，随即，儿子也疯了。又过了几年，老婆死了，儿子也失踪了，施宗功还得了一种怪病。在受了很多罪后，痛苦地死去。当地人知晓内幕的无不说是“这是报应啊”。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长江边上的江西省九江县城子镇。当地有三座庙：晏公庙、娘娘庙、岳林寺。“破四旧”时镇子上集中砸毁佛像，并把佛像堆在江边沙滩上焚烧。大屋陈朱氏家族有个人特别“胆大”，那天他和另一人抬着一尊罗汉像往火里扔。那尊罗汉像好生威武，眼睛特别大，刚扔进去，罗汉像立刻弹起来坐着，眼睛好像在盯着朱某。朱某大喝道：“你不服？还瞪我！”说着对着罗汉的眼睛挥拳打去。几天后朱某的一只眼睛就得了病，并很快凹陷下去，不久就失明了。1975年此人得肝癌不治而死。

四川岳池有一座古庙叫“明灯寺”，规模巨大，寺内有巨雕神像（佛、罗汉、菩萨）、供器、文物等不胜枚举。每天从四面八方前来上香朝拜的人群不断。

“破四旧”期间，乡长何德明带人负责毁庙，寺院被砸得面目全非，供器、文物、神像等全被捣毁、焚烧。没过一周，何德明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只野狗咬了，得了“狂犬病”。因当时无条件医治，就将他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发作时，他就咬自己的手指头，脚趾头吃，将自己身体能咬得到的地方撕得皮破血流，连家具、床、门等都去咬，弄得满身鲜血，最终在折腾中死去。

上述例子有名有姓，不信者可以去查证。

结语

三尺头上存神灵，相信了中共灌输的“进化论”和“无神论”的中国人，在无知中造下的罪业都躲不过天理的衡量，报应只争个早晚。而至今仍沉迷在中共邪说中的国人该如何选择呢？◎